

# 和光圈一起漫遊

## 廖偉棠

採訪、撰文：蘇丹妮（香港城市大學）

interview

對於觸動心靈的畫面，你會選擇用甚麼方式把它定格？廖偉棠——一位熱愛生活的詩人，以筆錄下心情，以攝影抒發情感。廖偉棠的創作相當廣泛，包括詩歌、散文、評論、小說等，而每種創作形式都有它獨特的「角色」。作為一名詩人，詩歌顯然是他創作裡的主角。每當情緒被事物所牽動，便會透過寫詩表達內心感受，因為他認為：「詩是最貼近心靈的藝術」。

散文、小說和戲劇，是他營造個人世界的另一種嘗試，他透過這些創作，虛構一個與現實世界平衡的個人世界；評論則是他梳理心靈的一種理性思考；至於攝影，卻是一套截然不同的表達方式——透過鏡頭，他框住了對世界的直覺反應。

廖偉棠說，決定創作形式時是隨「心」所欲的。他的內心運行著不同的世界，每個世界都有獨特的呈現手法。有的世界充滿衝擊，當心靈被猛然直接觸動時，詩歌便是首選。有的世界相當溫和，情感慢慢醞釀著，這時候他會選擇寫小說。有的世界充滿理智，評論正是最直接表達理性分析的途徑。但無論感性或理性的世界，都與現實世界緊扣著。

旅行是他感受現實世界的一種途徑，

也是靈感的重要來源。置身於一個陌生國度裡，一切陌生的事物能使他脫離身邊恆常的面貌，帶來一種新鮮感，一種突破。在旅途中，他總是舉起相機，指尖輕按快門，把一幕幕畫面瞬間定格。對他而言，攝影是一種記錄，甚至可以取代記憶。我們依靠照片留下的足跡慢慢摸索，拼湊著那些遙遠而零碎的畫面，甚至透過照片重新製造記憶。只是有些情感，忘了就是忘了，再怎麼拼湊也無法變得完整。有感於此，他以詩將那些來不及拍下的瞬間，那些照片難以呈現的氣氛和情緒，通通留在紙上。他透過光圈把記憶留下，透過詩歌把情感留下，兩者相輔相成，這也許就是他旅行的意義。

### 攝影是一種介入

當然，除了那些漫遊的日子，攝影依然是廖先生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他手上的那部單鏡反光相機，對焦的不是甚麼良辰美景，而是一些社會運動，尤其是社會黑暗面。他認為攝影最大的意義，莫過於發揮對世界的一種參與和介入。

這些年來，這個參與世界的工具，伴他參與了無數次遊行和革命。不久前茉莉花革命揭幕，他往北京天安門拍攝。鏡頭裡一幕幕不公的畫面，間接道出他對革命的支持，對良心的負責。那天，他在雪地上寫了有關正義的字眼，並拍了照，可惜膠卷隨即被內地公安奪取。在他眼中，即使這是個失敗的革命，即使力量多麼微弱，但至少讓政府知道，有人不滿現狀；至少讓更多民眾知道，有人在為他們爭取。至少，發揮了播種的作用。

細讀他的詩詞，也許我們能讀出情感的深度。細看他的光圈，也許我們能看見一股微弱的革命光線在逐漸擴大。

這趟和光圈一起的世界漫遊，也許比想像中探索到更多。